

城事

City Legend

扬州



帘卷芜城

韦明铎
— 著

上海三联书店

城事

扬州

City Legend

Yangzhou

帘卷芜城

韦明铤 著



上海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帘卷芜城 / 韦明铎著. —上海: 上海三联书店, 2017.10

ISBN 978-7-5426-6025-1

I. ①帘… II. ①韦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183735号

帘卷芜城

著 者 / 韦明铎

责任编辑 / 陈启甸 朱静蔚

特约编辑 / 李志卿 王卓娅

装帧设计 / 阿 龙 许艳秋 苗庆东

监 制 / 姚 军

责任校对 / 王卓娅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1199) 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4855号2座10楼

邮购电话 / 021-22895557

印 刷 /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 / 2017年10月第1版

印 次 /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/ 787×1092 1/32

字 数 / 311 千字

印 张 / 17

书 号 / ISBN 978-7-5426-6025-1 / I · 1297

定 价 / 58.00元

敬启读者,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0539-2925680。

序

原来是想把百花文艺旧版的《广陵绝唱》重印一下的，后来梁由之兄提出，最好把文字和书名都调整一下，以便成为一本新的书。我同意他的意见，就把书名改了，内容也全部更新。新书的内容，大约包括美人、岁时、市廛、歌吹几部分，大体合乎江南风月之意。因此，原来那本《广陵绝唱》与本书除了文字皆出于我手之外，其他没有什么相干。

书名稍费踌躇。先改为《烟花扬州》，出自李白名句“烟花三月下扬州”。但是“烟花”到底指什么，历来并无定论。有人把它理解为“烟花女子”之“烟花”，显然不对，唐人并无称妓女为“烟花”的习惯。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，时在古历三月，正是春机勃发之际。“烟花”不是一种花，而是诗人想象的烟雾迷蒙、繁花似锦、柳絮纷飞、春意荡漾的景

色。它使人联想到开元天宝盛世之时，扬州城一派花团锦簇、人烟麋集的景象。但是，“烟花”二字会发生歧义。

现在改成《帘卷芜城》，“帘卷”二字出自诗人杜牧《赠别二首》：“娉娉袅袅十三余，豆蔻梢头二月初。春风十里扬州路，卷上珠帘总不如。”十三岁的轻盈女孩，美得如同二月初的豆蔻骨朵。春风吹过扬州十里长街，把所有的珠帘卷起来，也没人能比得上她的美丽。“芜城”出自鲍照《芜城赋》，作者因见战后的广陵城池荒芜，乃作歌云：“边风急兮城上寒，井径灭兮丘陇残。千龄兮万代，共尽兮何言。”自称是“芜城之歌”，扬州从此别称“芜城”。

《帘卷芜城》不过是为了追求别致，不与人同而已。就字面而论，犹言掀起扬州城的盖头来。

本书首先谈的是美人，古代扬州曾经以此出名过。但是扬州美女不像秦淮八艳那样，有董小宛、柳如是、李香君等江南粉黛，个个有名有姓有故事。扬州美女几乎是一群模糊的影子，名声虽大，却面貌不清。我陆续做过一些考证，想在历代扬州美女中遴选一些历史人物，一一加以梳理。书中的李端端、毛惜惜、薛琼琼、柳依依、陈素素、卞毛毛诸佳丽，就是梳理的结果。

其次是岁时，扬州在传统节气方面也有独特的地方。过年，对联、游艺、灯火、清明、端午、七夕、中秋、重阳，都是一些提起来就触动儿时记忆闸门的词。其中既有甜蜜，

也有苦涩。在一年四季各种岁时之外，扬州人文化生活的精粹，大概就包含在对琴棋书画、花鸟虫鱼等等的玩味之中了。风月二字，也是断断离不开它们的。

再次是市廛，无非是些与扬州有关的名人、商人、诗人，以及商贸、交通、手工艺等方面的逸事。扬州的富庶与风雅，在于它的舟楫之利和丝绸之路的枢纽地位，说到底，在于扬州的经济方面的重要位置。有了庞大的市民阶层和雄厚的经济基础，扬州八怪和扬州学派的产生如同瓜熟蒂落，水到渠成。扬州八怪与四君子画，扬州学派与鲁迅先生，乃至《红楼梦》与扬州，都是我喜欢的话题。

最后是歌吹，具体说就是音乐，这也是“谁知竹西路，歌吹是扬州”（唐人杜牧句）的题中应有之意。2016年扬州曾评出扬州清曲的十大名曲，其实就是十首最流行的扬州小调——《鲜花调》《孟姜女》《粉红莲》《虞美人》《耍孩儿》《四季游春》《侑侑调》《杨柳青》《知心客》《哭七七》。我将这十首俗曲的前世今生，一一拈出，娓娓道来，权当此书的压轴。

书稿既成，移目窗外，正是莺歌蝶舞、姹紫嫣红的世界。吟风弄月，此其时乎？

二〇一七年四月十日扬州醒堂

目 录

序  |

辑一  美人

- 002 - 李端端
- 015 - 薛琼琼
- 024 - 毛惜惜
- 036 - 柳依依
- 048 - 陈素素
- 060 - 卞毛毛
- 072 - 赢得青楼薄幸名
- 084 - 史可法生命中的女性
- 094 - 沿着张玉良的足迹
- 104 - 红裳绿鬓百年风

- 116 - 扬州美人谱
- 134 - 外国人笔下的扬州美女

辑二 岁时

- 146 - 文学中的扬州年味
- 155 - 扬州的对联
- 175 - 新年的游艺
- 185 - 扬州的灯节
- 195 - 清明的食俗及其他
- 202 - 菖蒲香里看龙舟
- 214 - 金针穿罢拜婵娟
- 224 - 文人眼中的扬州夏日
- 234 - 藕白菱红又中秋
- 243 - 菊黄蟹紫近重阳

辑三 市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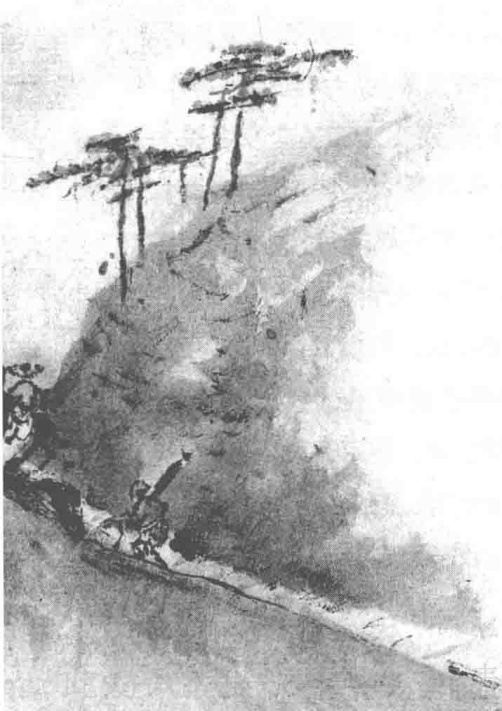
- 254 - 琴棋书画
- 267 - 花鸟鱼虫
- 281 - 扬州与名人
- 297 - 扬州与商人
- 313 - 扬州与诗人
- 324 - 扬州与丝绸之路
- 338 - 扬州与舟楫之利
- 353 - 扬州工 行天下
- 364 - 扬州风 遍天下
- 375 - 南洋劝业会与扬州
- 386 - 扬州八怪与四君子画
- 398 - 鲁迅先生与扬州学派
- 414 - 《红楼梦》与扬州

辑四 歌吹

- 438 - 《鲜花调》：最早走向世界的民歌
- 446 - 《孟姜女》：迎接春天的序曲
- 454 - 《粉红莲》：明清传唱五百年
- 464 - 《虞美人》：虞姬别后有余韵
- 473 - 《耍孩儿》：满城传唱老渔翁
- 484 - 《四季游春》：追求情爱的心曲
- 494 - 《侑侑调》：既是北曲 又是南腔
- 504 - 《杨柳青》：折一枝杨柳送亲人
- 515 - 《知心客》：未成曲调先有情
- 524 - 《哭七七》：悲歌当泣 远望当归



美人



李端端



古代女子喜用叠字作名，如苏小小、李师师、陈圆圆之类，令人生爱怜之心。据考，至迟到唐代，女人用叠字作名已很普遍。明人郎瑛《七修类稿》卷二十四《唐双名美人》条云：“元稹妾名莺莺，张祐妾名燕燕，柳将军爱妓名真真，张建封舞妓名盼盼，又善歌之妓曰好好、端端、灼灼、惜惜。钱唐杨氏曰爱爱，武氏曰赛赛，范氏曰燕燕。天宝中贵人妾曰盈盈，大历中才人张红红、薛琼琼，杨虞卿妾英英。不知唐时何以要取双名耶？”也许叠字最初不过是她们的闺中小名，因人们叫惯了，又含亲昵之意，便不再改。

扬州以美女出名，也有过李端端、薛琼琼、毛惜惜、柳依依、陈素素、卞毛毛等美人。我常想钩沉她们的事迹，无

奈记载零碎而稀罕。但今天我还是想谈一个人，她就是唐代扬州名妓李端端。谈李端端，可以让我们了解在传媒非常不发达的古代，一个歌妓是怎样出名的。

唐代扬州繁华，谚称“扬一益二”，天下二分明月、十里春风，均为扬州独占。当时扬州善和坊里有位美人李端端，声名甚炽。但因为狂生崔涯写了一首诗，嘲笑她肤黑如烟囱，竟然顿使李端端门可罗雀。端端因此忧虑成病，恳请崔涯高抬贵手，怜花惜玉。崔涯为之感动，重写了一首诗赞美她肤白如牡丹，于是李端端又立马门庭若市。当时扬州人讥讽此事说：“李家娘子，才出墨池，便登雪岭，何期一日，黑白不均？”可见唐代都市风气之一斑。这就是关于唐代李端端的一段有名的掌故。

这段掌故出自唐人范摅《云溪友议》卷五：

崔涯者，吴楚之狂生也，与张祜齐名。每题一诗于倡肆，无不诵之于衢路。誉之则车马继来，毁之则杯盘失措。嘲一妓曰：“虽得苏方木，犹贪玳瑁皮。怀胎十个月，生下昆仑儿。”又曰：“布袍披袄火烧毡，纸补篁篾麻接弦。更着一双皮屐子，纆梯纆榻出门前。”又嘲李端端诗曰：“黄昏不语不知行，鼻似烟囱耳似铛。独把象牙梳插鬓，昆仑山上月初生。”端端得此诗，忧心如病。使院饮回，

遥见女子，蹑屐而行，于道旁再拜，兢惕曰：“端端只候三郎、六郎，伏望哀之。”又重赠一绝句粉饰之，于是大贾巨豪，竞臻其户。或戏之曰：“李家娘子，才出墨池，便登雪岭，何期一日，黑白不均？”红楼以为倡乐，无不畏其嘲谑。祐、涯久在维扬，天下晏清，篇词纵逸，贵达钦惮，呼吸风生，颇畅此时之意也！《赠端端》诗曰：“觅得黄骝鞍绣鞍，善和坊里取端端。扬州近日浑相论，一朵能行白牡丹。”

这节文字是说，崔涯本是吴楚间的狂人，与张祐齐名。他常题诗于妓院，每成一诗，市井间便争相传诵。受到他称赞的就门庭若市，遭到他批评的就不知所措。他曾嘲弄一个妓女说：“虽得到了苏方木，还贪图玳瑁皮。怀胎了十个月，却生下个昆仑儿。”又讽刺说：“穿布袍披小袄铺着红毡，用纸张和麻绳修补笠篲。脚上登着一双皮拖鞋，咯噔咯噔地走出门来。”他嘲笑李端端的皮肤黑：“晚上若不说话别人不知道她走路，鼻子像个烟筒耳朵像铃铛。唯独把一只象牙梳子插于鬓角时，好似昆仑山上初出的月牙。”李端端得到这首诗后，心中忧郁得像生了病一样。有一次崔涯和张祐从外边饮酒回家，远远看见有个女子小心翼翼过来，在路边一拜再拜，战战兢兢地恳求道：“端端在这里恭候二位了，希望三

郎和六郎能够可怜可怜我。”崔涯于是重新赠给她一首绝句，对她大大夸饰了一番。这一来，富豪阔少又争相上门。有人戏言李端端，才出了墨池，便登上雪岭，何以一天之内，如此黑白不均？其实当时的红楼都是经营娼乐的，没有一家不怕崔涯题诗嘲谑。张祜、崔涯久住扬州，诗篇写得恣纵放荡，显贵们对他们又是钦服又惧怕，他们喘口气都觉得像是要刮大风。崔涯的《赠端端》是这样写的：你若是一匹好马想找到好鞍，那就到善和坊里去找李端端吧。近来扬州城人人感到惊诧，竟有一朵能够行走的白牡丹！“白牡丹”从此成为美人的雅称。

中国文学中的女性形象，历来多是美人。从宋玉、司马相如开始，历代文人不知讴歌过多少佳丽，而刻画丑妇的作品却不多。在文人笔下，女人的肤色又似乎是最被重视的。宋玉《登徒子好色赋》写美人“眉如翠羽，肌如白雪”，刘向《新序·杂事》写丑妇“折腰出胸，皮肤若漆”，白行简《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》则写丑女“丑黑短肥，臀高面欹”。妓女的肤色，好像一直是文人嘲笑的对象。据说明末有妓女李三，姿色出众，才艺超人，唯肤色黧黑，而她喜欢的扬州富豪也生得很黑。有人便填了一首《黄莺儿》词嘲笑道：“木墨李三娘，黑旋风兄妹行，张飞昔日同鸳帐。才别霸王，又接周仓，钟馗也在门前闯。尉迟帮温将军卖俏，勾搭了灶君王。”又有诗云：“黑有几般黑，唯君黑得全。熟藕为双臂，

烧梨作两拳。泪流如墨渖，放屁似窑烟。夜眠漆凳上，秋水共长天。”因为王勃《滕王阁序》有“秋水共长天一色”之句，所以这里用“秋水共长天”形容黑女与漆凳一色。这些诗都有些下作，但也都是李端端故事的余风，只不过没有李端端那样喜剧的结局。

李端端虽然为狂生崔涯所嘲弄，但也正是由于崔涯的诗，才使得李端端的名字流传至今。诗人，竟然可以毁坏一个人的名声，也可以成就一个人的名声。

关于崔涯其人，一般的书上只介绍他是吴楚间人，与张祜齐名，其诗风清丽雅秀，语言超逸。他的诗作，以《别妻》《咏春风》《杂嘲二首》等为佳，又尤以《别妻》为最善。崔涯的《别妻》，其实也是一段和扬州有关的故事。《云溪友议》卷五云：“崔生之妻雍氏者，乃扬州总效之女也。仪质闲雅，夫妇甚睦。雍族以崔郎甚有才名，资贍每厚。崔生常于饮食之处，略无惮敬之颜，但呼妻父雍老而已。雍久之而不能容，勃然仗剑，呼女而出，谓崔秀才曰：‘某河朔之人，唯习弓马，养女合嫁军门，徒慕士流之德。小女违公，不可别醮，便令出家。立令涯妻剃发为尼，女若不从，吾当挥剑！’涯方悲泣悔过，雍亦不听分诉，亲戚挥恸，别易会难。涯不得已，裁诗留赠，至今江浦离愁，莫不吟讽是诗而惜别也。”崔涯的《别妻》诗曰：“陇上泉流陇下分，断肠呜咽不堪闻。嫦娥一入月中去，巫峡千秋空白云。”诗中写夫妻之

别，接连用了两个比喻，一是断肠泪水如同分流陇泉，二是妻子离去宛如嫦娥入月，设喻十分巧妙。关于崔涯别妻一事，《古今诗话》卷三二七《韦皋赠玉箫诗》条也有记载，但是与韦皋玉箫的故事混为一谈了。

崔涯的好友张祜，字承吉，小名冬瓜，清河人，一说南阳人，生卒年不详。约生于德宗贞元初，宣宗大中间弃世。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载《张祜诗》一卷。事迹见《唐诗纪事》《唐才子传》。张祜三十岁以前的生活与杜牧颇为相近。早年寓居苏州，由于江南的富庶与当时的风尚，加上年少气盛，他和中晚唐的许多年轻诗人一样，喜欢浪迹江湖，纵情声色。张祜最有名的诗作是《宫词二首》之一：“故国三千里，深宫二十年。一声何满子，双泪落君前。”据说杜牧特别欣赏这首怨词，作诗道：“可怜故国三千里，虚唱歌词满六宫。”这首宫词后来传入宫禁。传说唐武宗病重时，有孟才人恳请为上歌一曲，唱到“一声何满子”时武宗肠断而死。张祜晚年在嘉兴遇见新进士高璩，谈到孟才人之事，还专门作了首《孟才人叹及序》感叹此事。

关于张祜和崔涯戏弄李端端的荒唐事，虽不可尽信，但张祜在纵游淮南时与一名妓崔荆相恋，还生了一个儿子叫把儿，却是事实。张祜的早年生活，有他自己的《到广陵》一诗为证：“一年江海恣狂游，夜宿倡家晓上楼。嗜酒几曾群众小，为文多是讽诸侯。逢人说剑三攘臂，对镜吟诗一掉头。